■明前茶

借个火吧

送老公公去省肿瘤医院放疗后,眼见 着他的胃口一日日衰弱下来,同病房的家 属江姨悄悄问我说:"想不想在附近借个 火, 煨个汤给老爷子? 你晓得的, 拐过前面 那条长满蔷薇藤的小巷,就是一个菜市 场。

经她指点,我才知道早上卖油条和各 色稀粥的老葛夫妇,中午允许这里的病友 和家属,在他的铺面里借个火,炒菜或者炖 汤。炒一个菜,柴火费两块,炖一个汤四 块,老葛夫妇还为大家准备了简单的作料, 都包含在柴火费里了。

江姨指点我:"过了早上九点,你出了 医院往南走,看到有一家铺面,门口长案上 放着十来个高压锅,大大小小炒菜锅,都被 熏得乌黑的,就是他家啦。'

之后的一个月,我在这里,与病人家属 一起蹲在水池前摘菜,与他们一起排队使 用高压锅,与他们一起帮头发花白的老葛 从三轮车上卸下几百块蜂窝煤饼。是的, 如果不是在这里借火,我再也不会想到,21 世纪在省城,还有不用液化气和天然气炒 菜熬粥的地方。老葛解释说,他计算过,用 蜂窝煤饼,他收这点儿柴火费才能勉强混 得过去,若是用液化气,恐怕要赔大本。提

高借火的收费,他心里也十分过意不去,因 为提着饭盒来的病患和家属,都已经被命 运带到沟里。有人已经在医院的陪护椅上 睡了四五十天,就为了把住旅馆的钱省下 来,好为病人多买一支白蛋白,多炖上一份 排骨汤。

"能帮他们一时,是一时吧。"老葛的 眼睛,已经被铺子里的烟火气熏得通红, "用煤饼炒菜炖汤,火力猛而绵,做出来的 东西好吃,只是高压锅和炒菜锅都被熏得 墨黑,好在大家也不嫌弃。"

从上午九点半,到中午一点半,人们在 这里排队、生火、互相问询亲人做化疗时的 反应,交流为日夜插着吊针的病患洗头翻 身的巧妙方法。这里形成了互相安慰,也 互相支撑的气场,没有大话,也少见眼泪, 早来的安抚后来的,教他如何像礁石般稳 住身子,静悄悄等着命运的怒潮从头顶、从 身体上滚过。

这里甚至是有笑声的,人生也许短暂, 不笑就是损失。前来炖汤的老先生摘下了 他的鸭舌帽,向大家展示他圆溜溜的光头, 说从今往后省了洗发水,多好,引得众人欢 笑。他83岁了,老伴去世了,儿子儿媳都 在拼命打工希望给他更多用自费药的机 会,他不得不自己照料自己。谁都会觉得 他一个人来住院化疗,暗含一丝凄凉,但老 先生显然不这么想,他在煤炉上一气呵成, 做好了溜鱼片和菌菇汤,得意于很少有老 爷子有他这个手艺——当年,他被老伴紧 急培训成了会烧年夜饭的大厨。老伴因为 骨癌晚期截肢,拄着拐在厨房里现场指导, 不许他躲懒,理由是:会烧菜,往后的路就 没有那么寡淡荒凉。

他有点慌,切肉丝差点切到手指,问了 一句自己也觉得没来由的话:你不管我 了? 你这是要到哪里去?

老伴淡淡地劝慰他说:你往东,我就往 东。你往西,我也往西。你放心,我永远在

一位20岁的姑娘来为刚割去肿瘤的 妈妈做几个炒菜。她显然是那种自小被照 顾得无微不至的姑娘,从来没有进过厨房, 茭白丝切得横七竖八,削土豆皮差点削到 手指,铁锅没擦干就急着放油,被溅出的热 油惊得一跳三尺远,惹得边上的大叔失 笑。姑娘做这一顿饭,接连拜了两位师傅, 她显然不晓得妈妈这病的厉害,炒完了菜, 尝过咸淡,非常骄傲,带着100分小学生才 有的笑声离去。旁边的人对她竖起大拇

指,直到姑娘拐弯消失,才叹息着默默收起 自己的饭盒

一位年过不惑的妻子来烧清淡的汤 菜,烧完后搁在案板上稍稍放凉,用自带的 料理机打成糊糊再带回去。她家丈夫已丧 失咀嚼的力气,喂食这些营养糊糊,是希望 帮他撑到孩子中考放榜的那一天。旁边的 家属怜恤她的劳累,拿出手机,告知她哪些 品牌有营养糊糊卖,开水一调就行,何苦如 此麻烦? 女子淡淡一笑说:虽然医生说他 的味觉大体已经消失,可我总觉着,他能吃 到家里的味道,是种安慰。

一个月后,泡桐的残花已经落满一地, 春天就快过去了,我又在老葛的铺面里熬 鱼汤。老葛夫妻运煤饼去了,嘱我暂时看 管铺面,此时来了一位六旬老太太,她提来 一个纸盒,说老伴动过手术,存活三年了, 一直惦记着主治医生和老葛的恩德,无论 如何要专程前来谢谢他们。今天早上6 点,她从安徽芜湖出发,就是想见见老葛, 送一样不值钱的礼物,代表她的真心。

我代老葛收下礼物,纸盒里是一个锃 光瓦亮的崭新高压锅。

■江琦军

家乡的冷水凼

说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任何 事物都由金木水火十万种元素 所构成,一个村庄也不例外。 五行之一水元素在农村尤为突 出,水元素的存在形式除了溪 流、水井和水塘等之外,还有一 种形式,老家人称为冷水凼 (凼,音dàng,意为"小水坑")。 冷水凼,用普通话来解释就是 泉眼。老家四面环山,泉水资 源丰富,分布地也极多,有的在 半山腰、有的在山脚下,也有的 分布在田间地头。泉水常年不 断,涓涓而流,不会因为干旱而 枯竭,而且水温常年稳定,基本 上是在16~18℃之间,感觉上冬 暖夏凉,曾听外婆说过,"那是 大地的体温"。

在儿时那些零碎的记忆片 断中,一到夏天,便拎着水壶去 这些冷水凼取水,哪里的泉水 味道好,哪里的泉水有什么传 说故事,我们都了如指掌。快 近中午,几个小伙伴拎着坛坛 罐罐,三五成群前去取泉水。 在回来的路上,因为泉水的温 度低于当时的气温,在水壶外 面凝成水珠,便逗乐地说,"水 壶也热得出汗了"。在那个年 代,农村没有冰箱,这样的凉水 足可以让刚从田地干活回来的 大人们美美喝上几大碗。

在老家,村里人下田、上山 干活很少带水,分布在田间地 头的冷水凼,给下田干农活带 来了极大的方便,渴了就到附 近的冷水凼里饱饱地狂饮一 顿,直到听见肚皮里水咚咚响 才罢休。总有几位热心的村 民,在冷水凼边上放个破碗,或 是用竹节削个竹节罐,方便大 家饮用。这种一头被削得尖尖 的竹节罐,留有一根长长的柄, 这样大家就不用趴下身去饮水

喝完水,就在冷水凼旁忙 里偷闲小憩片刻,听着泉水的 "叮咚"声,吹着徐徐的山风,望

着田地里丰收在即的庄稼,心 里说不出的惬意,不经意间就 流露出"稻花香里说丰年"的诗 意来。或是三五成群围坐一 起,海阔天空地胡侃一通,人间 万象皆在笑谈之间。

那些年,我经常坐在冷水 凼附近听年长的人讲故事,其 中很多都与冷水凼有关——这 口冷水凼是被铁拐李用拐杖戳 出来的,那口冷水凼是神仙撒 的尿。据老人们描述,有很多 冷水凼是相通的,在这边冷水 凼掉了东西,过几天在另一处 冷水凼找着了。而且这些冷水 凼都通往一个地方——龙宫。 后来才知道,家乡是喀斯特地 貌,有着强大的地下水系,泉眼 与泉眼相通是完全可能的,只 是故乡的人用了一种特殊感情 表达了出来。过去遇到旱年找 道士做法事求雨,都是在冷水 凼边上。家乡这些冷水凼甚至 连名字都没有,不像杭州的虎 跑泉那样有属于自己的响亮名 字,但它们的故事在故乡人的 口中代代相传,同样被赋予了 人文的灵性。

那些童年的笑声也撒落在 叮咚的泉水里,随着时间飘向 了远方,唯有泉水的甘甜,带着 故乡泥土的温度和清香,永远 地被留存在了记忆之中。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年轻人进城务工的多了,田间 地头再也难觅他们的身影,农 村仿佛到了暮年,少了些许活 力,冷水凼里的泉水虽然依旧 流淌、依旧清澈,但少有人前来 光顾,杂草终于掩没了那曾经 散下过欢乐的地方。而处在半 山腰的冷水凼却以另一种方式 进入了农村人的生活,那些泉 水被村民们接引到自来水塔, 随着水管流进了千家万户,只 要拧开龙头,便点点滴滴地将 农村滋润。

■游宇明

操守站在"隐晦"处

一个社会无疑需要规则,没有足够 的、有高度约束力的规则,一个人想干 什么便可干什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天 下大乱。有人评论世事喜欢扯到性善、 性恶,在我看来,人生下来,他的本性更 像一张白纸,白纸上后来呈现什么,父 母、老师、社会、个人都在其中扮演了角 色。父母、老师、社会的责任在于为他 确立各种各样的规则,并告诉他遵守的 好处和破坏的后果,个人的责任则在于 应该培养足够的操守,识大体、明是非、 知荣辱、具担当,成为让这个世界放心

中国传统社会非常关注人的操守, 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孟子曰:"虽千万人吾往矣。"刘备云: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范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王守仁提倡"种树者必养其 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如果有人将古人 这方面的论述收集起来,估计可以编成 一本比沙发还厚的著作。

有的人总爱将规则与操守对立起 来,强调一端否定另一端,其实它们各 有分工。规则管的是明的、大的、看得 见摸得着的事物,它在乎量化和操作 性,看重行使之后的震慑力,是人的行 为的最大公约数。操守管的是隐晦、模 糊、法律不便插手的地方,也就是俗话 说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之处,在 品级上远远高于社会最大公约数。将 规则道德化,一定会矮化道德,将道德 规则化,则会累死规则。

著名企业家董明珠讲过一个故 事。1995年,她做格力副董事长、副总 经理,当时空调很紧俏,她在武汉的一 个哥哥找到她,说是第二天要来珠海拿 空调。原来当地一个刘姓经销商找到 董明珠哥哥,希望他通过董明珠的关系 进到格力空调,一百万货给他两三万块 钱回扣,她哥哥自然有了运作的积极 性。董明珠当即将电话挂了,并打电话 给武汉那个经销商,说要停他的货。经 销商急了,又打电话找董明珠哥哥,董 明珠哥哥火了,说从此没有她这个妹 妹,并将从家谱上抹掉她的名字,兄妹 不通音问20年。

董明珠的选择充分诠释了操守的 意义。格力公司主要是做空调的,做了 就得卖出去,这样才会有利润,企业才 能进一步前行,而武汉这个经销商愿意 付出正常价格,找关系无非是希望多拿 点货。董明珠大笔一挥,多给他一点空 调,似乎也称不上违法。不过这样做的 后果非常明显:当时的格力已有少数销 售人员拿人家回扣,严重影响格力声 誉,如果董明珠给武汉经销商的行为开 绿灯,就会给这些人树立一个不好的标 杆,她就无法理直气壮地要求别人如何 做,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带领格力成为日 后的家电巨头。

人有时真的是需要自我看守的。 在我们的一生中,隐晦、模糊、规则照看 不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九年义务教育制 度可以保证你接受最低年限的教育,却 未必保证你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不杀人 越货、不贪污受贿、不敲诈勒索、不违犯 世间一切法律,可以保证你的人身自 由,却不能保证你一定会受人尊敬、事 业一定会顺利。而我们的内心有了某 种坚持,无形中有了一种亮光,这种亮 光会惠及他人与社会,最终成就自己。

■王国华

豆腐传奇

场。此前听家人提到他,可惜缘悭一 面。今日终于见到了他。

他上穿红色毛衣,下穿迷彩裤,都 很陈旧,白色回力鞋被积水浸湿,使得 下半截颜色深,上半截浅。这种穿着, 可用"稀里糊涂"概括。四五位老太太 围在他身边,如茶碗配茶壶般妥帖,换 作妖娆淑女就不搭。大家吵吵嚷嚷,有 的说买一块儿,有的说要两块儿。他以 手中小刀切一下,插入底部,颠起来,豆 腐在刀片上颤颤悠悠,"唰"地丢进塑料 袋里,撞得袋子跟着晃起来。一股浓浓 的豆香在空气中翻滚,升腾、漫延。每 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提一下鼻子。

这块豆腐拎回家去,可以蘸酱、白 嘴吃,可以煲汤、炖肉。麻婆豆腐、皮蛋 拌豆腐、鸡蛋蒸豆腐、肉碎豆腐……群 殴也好,单打独斗也罢,豆腐拿得起放 得下。市场门口这个"卖豆腐的",已成 附近居民的传奇。

他每天只卖两板豆腐,长则一两个 小时,短则十五分钟,卖完便回家。来 晚了的老太太会问旁边其他摊贩:"走 了?""走啦。"彼此心照不宣。

没人关注他住在哪里,一个月租房 的费用是多少钱,他的豆腐怎么做出来 的,成本多少,他家中都有什么人,孩子 上没上学,双亲是否健在。甚至没人关 注他的口音。攀老乡也没用,明码标

他只在菜市场门口站着,没机会人 价,不会给你打折。他们只知道,他的 豆腐好吃。"好吃"两个字有无限外延, 曰技巧,曰敬业,曰忠厚,曰规矩,曰坚 守。非一言可以概括。

他是老天爷派来的。城市里的每 个人都是老天爷派来的。让别人的生 活更舒适,让自己的生活更富足。

走过几个菜市场,门口差不多都有 类似传奇。或者是卖酥饼的,或者是豆 腐脑,或者是油条、烧饼。经年累月,守 着这一成不变的产品,保持着一成不变 的质地,与购买者的日常持之以恒地摩 擦、摩擦,直至形成深刻印痕,留下特殊 标记。那些人回望自己的童年和少年, 回望自己的爱情,回望自己的事业升降, 角落里都有一块白嫩嫩、热腾腾的豆腐。

他们的名声口口相传。无论老幼, 提到他们,语气里满带自豪。"哪里的豆 腐最好吃?"答案总是:"我家楼下的。

他们任性。刮风不来,下雨爽约, 假日休息,找个理由就可以不来。被其 产品喂刁了嘴的居民,扑空后难免怅 然,仿佛亲人离别。明知还有相遇,仍 不舍今日牵挂。

经常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多做一 点?每天卖四五板,岂不是可以多挣点

他一定笑而不答,像传说中的扫地 僧。

像个哑巴。



■江初昕

水车车水吱呀呀

张恨水《山窗小品》中有《忆车水 人》一文,其中写到:"水车有大小。大 者龙长五丈,木板以五六百节计。龙头 支无沿之轮。轮滚上有脚踏,人踏之而 轮转车动。人不能凭空而立,则有一木 架,作栏杆状,农人扶而立之,以足取 水。"读着自然让我想起了童年的脚踏 水车车水的情景来。

家乡田地以丘陵为多,每到夏季天 气干旱,田地里就会没有了水。那时, 偏远的山里不通电,谈不上水泵抽水。 这时,架在阁楼上的脚踏水车就派上了 用场。父亲和大哥把水车七手八脚抬 到水塘边,我们小孩则拿点小物件,乐 呵呵地跟着后面。到了水塘边,父亲脱 了长裤,下到水塘,用锄头扒开泥巴和 石头,露出一个水窝来。接着,把水车 架牢靠。又把水塘的挡坝扒开,把河里 的清水引进水塘。这一切弄妥当后,就 可以脚踏轮子往稻田里车水了。

我们孩童也有自己的乐趣,可以在 田野里抓来一些小虫,丢在水窝旁,引 诱河里的小鱼游过来吃。河里的小鱼 见有食物,都蜂拥而至,小鱼也会被水 车车上去,我们在出水口用一只竹簸箕 接住,活蹦乱跳的小鱼就这样被我们逮 住了。我们还在稻田的沟渠里捞泥鳅, 抓得多了,就将鱼去鳞剖肚,在河滩上 升起一堆火,把鱼烤得焦黄,吃起来格

太阳毒辣,看着父亲和大哥汗流 浃背的样子,我们就到水车的前面竖 立几根长木头,在木架上横几根细竹 条,然后,到山边割来青草或树枝,放 在搭好的木架上,一个简易的凉棚就 搭好了。我们还用树枝编成可以活动 的遮阳帘子,上午挂在东面,下午摘下 来挂在西面。这样,父亲和哥哥就不 用饱受毒热之苦了。看着大人在阴凉 的草棚里车水,清澈的河水流进了干 涸的稻田,绿油油的稻禾掀起一阵阵 绿色波浪,心里同样充满一丝凉意。

趁大人休息的片刻,我和弟弟爬上 水车去车水。一兴奋忘记了父母的安 全叮嘱。弟弟太矮,手臂也就刚好够得 着木架上的横梁。水车的车轴上有两 个间错开来的脚踏轮子,踩踏水车的时 候,要按一定的节奏,重心往后。我和 弟弟抢着站在水车头的横板上,一脚往 下,一脚往上使劲反复转动着,稍过一 会,河里的水在双脚不停的转动中,经 过水车链轮连续传动,又通过车头的横 轴带动木链反复翻转,再由木链上的刮 板沿着水槽把河水牵引出来,朝着需要 的田间流去。要想出水多,就得加劲 蹬。由于踩踏得太快,弟弟从木架上摔 了下来,碰到脚踏板,继而掉进了水 田。弟弟在田里痛得直翻滚,满身泥 巴。父亲和大哥赶紧跑过来,从水田来 抱起弟弟。父亲把我数落一顿,骂我没 有照看好弟弟。弟弟坐在树荫下休息 了一阵子,也就好了。

特别是久旱不雨的时候,毒辣的太 阳炙烤着大地,大人们望着没有一丝云 彩的天空,失望地摇了摇头,靠天不如 靠自己动手,这时,放眼望去,田间沟 头,家家户户都是大人忙着车水的身 影。我们孩童主要承担着送饭送水跑 腿的事,大人就在河边的树荫下打开饭 盒吃了起来,我最喜欢在野外用餐,感 觉新鲜,吃起来也格外香。为了避开高 温酷暑,大人们常常在傍晚迎着绚烂的 晚霞到水田里车水,父亲说,傍晚的水 肥着呢!

夏天的夜晚,退去了白昼赤日的淫 威,变得温柔多情了起来,满天星辰,月 色皎洁,萤火虫低飞。脚踏水车吱呀呀 不停地转,踏出水声潺潺,水花飞溅,稻 田里稻穗轻摇,成了我们儿时的田间趣

■谢建萍

外婆的木槿篱笆菜园

最初看到木槿,是儿时在乡村外 婆家。木槿好种植,随便折下一个枝 条,斜插进泥土,什么也不需要,就会 闷不吭声地扎根,悄无声息地长叶儿, 不知不觉长大。山野乡村的农家小屋 前后左右,常常可见木槿三两株间隔 着栽种,和修得齐整的竹片、竹竿、竹 枝穿插结合,围成一圈或半圈,用来当 作菜园篱笆的。儿时所见的木槿都是 单瓣的品种,淡紫色的花瓣有浅浅的 褶,花瓣很薄很轻,中间的黄色花蕊沾 满细碎的花粉。初夏,木槿花开时节, 菜园里满是时鲜的瓜果蔬菜,贴地的 贴地,攀架的攀架,开花的开花,结果 的结果,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丝瓜、 南瓜、扁豆当是最不安分的,他们顺着 篱笆肆意地往上疯长,不多时日就爬 满整个篱笆墙,黄的花,紫的花,到处 蔓延开来,然后悄悄地结下一个个果 儿,得意地垂挂在篱笆间。尤其是扁 豆,繁茂的藤蔓攀上木槿的枝枝丫丫, 甚至树的顶梢,成串成排的果实高高

地擎着,那不可阻挡的势头仿佛执意

要跟木槿决一高低。此时的木槿,总 是那么低调、那么谦卑,那一树数不清 的花朵被隐匿在绿色里,它似乎生来 就明白所谓的有用才实在。但它还是 恣意地开放,开在属于自己的那分喜

外婆家屋前就有这样一个木槿作 篱笆的菜园。菜园傍溪而筑,呈长长 的椭圆形。靠溪的一侧是卵石砌的高 坎,溪水唱着清音从旁而过;一侧与老 屋正对,中间只隔着一条五六米宽的 黄泥路,供村里人来往行走。一到初 夏,晨开暮谢的木槿花,开得甚是热 闹,一大朵,一大朵,带着晨露,迎着朝 阳,闪着珠光。外婆家门前那条长长 的木槿篱笆小路似乎成了花墙,一堵 名副其实的花墙,一直开在记忆里。 菜园的西角上还种有一株梨树,靠溪 的北面种有一株桃树。梨白桃红的春 天,外婆开始打理菜园,清地块,搭棚 架,点菜籽,育秧苗,随着外婆忙碌的 身影,菜园开始喧闹。若遇一场春雨, 白色的梨花、粉色的桃花,纷纷扬扬飘

下来,一会儿就落满一地的花瓣。此 时,我们常常悄悄躲过外婆的视线,冒 着如丝小雨,伸开手掌去树底下接,看 着它们一瓣一瓣落在手心里,落在泥 地上,落在溪水中,顺水漂向远方,童 年的日子因此平添了几多的情趣与姿 彩! 山乡诗意以这样的方式留在心

菜园不大,外婆在它的北面搭有 一个往溪中延伸的大棚架,粗粗的杉 木作桩支撑,毛竹横竖交叉作棚顶,这 是专门为南瓜和冬瓜准备的。小溪很 窄,棚架正好架在溪面上,初夏时光绿 色铺满整个棚架,就如一个大凉棚。 大人棚下洗衣、洗菜、淘米,小孩棚下 捉虾、兜鱼、翻螃蟹,好不快活。南瓜、 冬瓜成熟时节,站在棚下抬头看,千姿 百态、色彩斑斓的,大的,小的,胖的, 瘦的,挂着的,躺着的,青绿的,老黄 的,半青半黄的,还有白皮长毛的,是 那么的丰茂!喜形于色的我们,帮着 外婆给悬下棚架的南瓜、冬瓜系上稻 草绳,一个一个进行加固。丝瓜在木 槿篱笆上无处可攀长时,外婆还会在 老屋的窗子和篱笆间拉上几条长长的 稻草绳,丝瓜藤蔓顺着绳子一个劲往 上爬,一边爬一边开出金灿灿的黄花, 一边结出细长的丝瓜,一条紧跟一条 垂下来……

菜园虽小,有勤劳的外婆,一年四 季都有收获。春有小青菜,夏有黄瓜、 南瓜、丝瓜和番茄,秋有豆角、玉米,冬 有萝卜。童年的物质生活虽然极其贫 乏,冬瓜出的时候,天天冬瓜冬瓜,土 豆出的时候,天天土豆土豆,玉米番薯 出的时候,天天玉米番薯,偶尔吃上几 个鸡蛋、一碗挂面或一顿肉,足以欢喜 上三五天。可外婆的木槿篱笆菜园, 丰盛的蔬菜瓜果,香甜的玉米番薯,勤 勉快乐的美好,实在是一种令人永生 难忘的至高享受,幸福了我们整个童 年,温暖了一生。

外婆的木槿篱笆菜园,是生命里 的另一种富有,更是恩泽生命的原 乡。想起来,微笑总在不经意间爬上 嘴角,往事也会漫上心头。

协作:

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

杭州滨江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鑫伟低碳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杭州中港绿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